

每年在節慶到來前，街道總會給人煥然一新的感覺。

在奎伊瑟終於遲鈍地察覺到不對勁時，時間已經是萬聖節的前天，而他什麼都沒有準備，就連往年拿來惡作劇的衣服也不曉得丟到哪了。他苦惱地走進糖果店先買了一些萬聖節糖果，挑的全是一看就很受小孩子歡迎的鮮豔顏色，然後再晃到附近，跟熟悉的店家要了一個被刻得歪七扭八的南瓜燈。

拿著這兩樣東西，奎伊瑟立刻結束了今天的散步行程，匆匆地趕回家，把南瓜燈擺在書桌，認真地修著南瓜燈的表情，不知不覺，窗外的夜幕已經降臨，奎伊瑟才滿意地看著成品，雖然嘴巴裂得太大，有些美中不足，但起碼看得出來是南瓜燈了。

好不容易完成一樣，奎伊瑟馬上又像隻忙碌的小蜜蜂，走進雜物間開始翻箱倒櫃，最後，他拿了竹籃和一頂全是灰塵的黑帽，想也不想的就把糖果丟進籃子裡，然後抱著南瓜燈，興致沖沖地跑到離這不算遠的某棟房屋前，也不管是不是會打擾到裡面的人，直接叩叩地敲響了大門。

杰里米在一陣趕著要去投胎的急促敲門聲中，無奈離開沙發。他打著呵欠，有些睡眼惺忪，將大門打開後，他睜開眼看了一眼，又迅速蓋上眼簾。

「早安，奎伊瑟。」儘管現在已經晚上九點了，天色正準備要暗下來。「你怎麼會來？」

還……打扮得十分萬聖節。哦，是的，十分萬聖節。

杰里米面無表情地想。

「早安！唔，早安？」

等到下意識地打了招呼後，奎伊瑟才反應過來有什麼不對勁，不過他很快的就拋到腦後，彎了彎眉眼，臉上掛著欺騙性的漂亮笑容，然後，一如往常的，靈活地從門邊鑽了進去。

「杰里米，你說我們來準備後天的萬聖節怎麼樣？」

奎伊瑟站在走廊上，看著輕而易舉就讓他闖進來的杰里米，笑得像隻偷腥的貓咪。

「不怎麼樣。」杰里米將大門關上，邊打著呵欠邊走回客廳，窩回沙發中剛剛他蜷得舒適的位置，白群色髮絲就像一床貼合的棉被，蓋在他身上。

他感到放鬆地輕輕呼出一口氣，含糊著說：「放過我吧……我不想出門。」

奎伊瑟跟著杰里米走到客廳的沙發旁，趴在椅背上，看著隨時都會陷入睡夢中的吸血鬼，眼底絲毫沒有要放棄的意思，說道：「嘿，一年一度的萬聖節耶？」

……

「唔。」奎伊瑟撇撇嘴，伸出食指往底下的人臉頰一戳，「杰里米，你在聽嗎？」

被戳著臉頰的人歪過頭，將臉埋在靠枕上，想躲開煩人的騷擾。「嗯……」

「我沒在聽。」杰里米說。

他充分的表現出了，對非必要的出門這件事，足足有一百萬分的抗拒。

「咳。」

奎伊瑟被這答案一噎，頓時有些無言以對，在萬聖節的理由顯然不夠吸引杰里米的情況下，他將礙事的南瓜燈和竹籃放在客廳的桌子上，轉身坐在單人座的沙發，用手支著臉，戲弄般地说道：

「到時候有人類小孩來敲門怎麼辦？你不開門給糖果可是會被惡作劇的喔？」

「……」

杰里米依舊消極的面對奎伊瑟揭露的這件很有可能會發生的人間慘案，他依稀還記得前年的萬聖節，就像昨天才發生的事那般。窗戶被塗上鮮紅的顏料、外頭大門樓梯邊拜爾德先生心上人送的盆栽倒扣，裡邊種植著的花通通花莖折斷……杰里米簡直不想回想起，當萬聖節結束沒幾天後，拜爾德看見那些盆栽和窗戶時的表情……

啊，那真是人間煉獄，杰里米甚至為此差點被惱怒的拜爾德先生剃成光頭。

「我想，我可以掛一籃糖果在門把上，再貼張屋主出遠門的紙條。」他沒有底氣地說。

奎伊瑟露出小尖牙，從竹籃裡挑出一顆蜂蜜口味的金黃色糖果，放在杰里米的額頭上，眯著眼睛，嘴角若有似無地翹起：「哦，不過你買糖果了嗎？」

雖然他和杰里米認識的時間並沒有多長，但不到緊要關頭就不出門的個性他還是很清楚的，於是停頓了幾秒，奎伊瑟像是想到了什麼，笑瞇瞇地補充：

「先提醒你，只有一兩顆糖果可不能阻止人類小孩！」

杰里米緩慢的（注意，真的是十分緩慢）從沙發中爬起，幾絲白群色長髮從身後垂至身前，他搖搖晃晃地站起身，走到餐桌旁的櫥櫃邊蹲下，拉開櫃門，在裏頭翻找著。

沒過一會兒，杰里米從裏邊抱出了一個有些老舊的紙箱，輕喘著氣將它放置在餐桌上。

「糖果。」

「真的有？」

奎伊瑟感到些許詫異，他把積滿灰塵的紙箱打開，從裡頭拿出其中一袋糖果，從外觀看起來還很新，不過……他皺著眉，二話不說就把袋子拆開，拿了一顆彩色包裝紙的硬糖，試著聞了一下。

淡淡的甜味。

不過除了甜味，還有種說不出的味道。

奎伊瑟把包裝紙拆開，視線停滯在參雜著詭異顏色的硬糖上好一陣子，才默默地轉頭看著杰里米，調侃說道：「都發霉了。你確定人類小孩吃了之後，不會演變成他們的父母上門『惡作劇』嗎？」

「……」杰里米無言以對，顯然沒想到人類的點心這麼不禁放，才兩年就發霉了，去年還是靠這些拜爾德先生準備的糖果撐過去的呢……

聽著奎伊瑟的調侃，他重重地嘆了口氣：「好吧、好吧，我出門就是了。」

「但只買糖果。」杰里米垂死掙扎般地補充，顯然是怕了奎伊瑟總能講出一堆奇奇怪怪的道理，而他總在不知不覺間就被繞了進去，「我只會買糖果。」

「唔，那就只買糖果吧！」

聽到杰里米終於有了出門的意願，奎伊瑟立刻露出爽朗的笑容，言語之間也沒有想要求其他的意思，他把差點滑落的帽子扶好，順帶將那袋糖果丟回紙箱裡，緊接著，毫無預警地使用了能力，化成一隻黑白色的賓士貓，花色與杰里米第一次見面時一模一樣。

「喵。」

奎伊瑟睜著無辜的眼睛，站在餐桌上，看了看杰里米，似乎是在瞄準位置一樣，然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咻地——跳進對方懷裡。

耳邊傳來熟悉的動靜，所以當奎伊瑟變成貓朝他跳來時，杰里米並非毫無準備。他熟練地用手指輕搔著毛茸茸的下巴，一下又按摩著軟軟的耳朵，不須特意，就能找準最舒適的那個點。

「現在也晚了，明天再去吧。」

他將邊撓貓邊走去窗邊將沙發後方的窗簾拉上。月光被厚重的布簾遮擋，室內陷入一片漆黑，杰里米抱著貓出了客廳往二樓走去。

步伐間，又輕輕捏了捏黑白色貓咪的腮幫子。

+++++

隔天一早，把自己窩成一團的小貓率先睜開了眼睛。

牆上的時鐘指著九點，是奎伊瑟每天習慣起床的時間，他先從棉被裡露出一顆頭，接著弓起身體，像是在伸懶腰似的把尾巴翹高，最後慢慢地走到還在沉睡的杰里米旁邊，伸出貓掌，蓋在他的臉頰上。

「起床。」

……

毫無反應，就連呼吸也處於熟睡的狀態。

奎伊瑟見怪不怪地變成貓拳往杰里米臉上揮了幾下，而這次雖然有些反應，但依然沒有清醒的跡象，不得已，他只能使出最終手段，猶如炸彈般砰地跳到那毫無防備的肚子上。

「咳！咳咳！」

肚子被一陣重擊的杰里米萬分不願地從睡眠中清醒過來，他扭過身體，其實感覺並不是太痛的摸了摸他被貓咪殘虐的部位。沒辦法，作為一隻血液循環緩慢的吸血鬼，他連痛都感覺不太到，常常在沒注意到的時候莫名多出很多碰傷或瘀青。

杰里米不太情願地卷上被子，將自己蜷了起來。

「天還沒亮呢……都是黑的……」

只聽他埋在被窩裡的聲音模糊地傳出。

「喵！」

閉著眼睛當然天是黑的！

奎伊瑟靈活地避開杰里米捲被子的動作，就見到對方試圖再次進入夢鄉，立刻無情地踩了上去，然後用貓掌堵住杰里米的呼吸，彷彿不把眼前的吸血鬼弄醒就不會善罷甘休，過沒多久，底下就有了動靜——

長髮的吸血鬼猛地從被窩中伸出手，將貓咪從身上挪開。

他搔了搔頭，抬起頭稍微撩開了床邊窗戶的窗簾，一片白盲色彌漫。今天是起大霧的日子，沒有陽光，這令杰里米毫無理由推拒昨日應答下來的約。

「好吧、好吧。」

吸血鬼無奈地說，只得掀開了柔軟的床被。

「喵～」

活像打贏了一場戰爭的奎伊瑟跟在無奈起床的吸血鬼後面，自豪地把尾巴翹得高高的。

說到萬聖節，就不得不提人類在這天總是打扮得非常有趣，記得第一次看到吸血鬼裝扮的時候，他還偷偷笑了好久，而去年他也有參與這有趣的活動，扮的是全身飄著鬼火的南瓜怪，但效果實在不怎麼理想，買來的服裝笨重得連走路都很困難，所以這次，他吸取了教訓，想了一個適合自己的打扮，再加上難得有了吸血鬼朋友，不一起度過萬聖節實在太可惜了。

於是，在杰里米終於整理好準備出門時，原本窩在沙發上的貓咪已不見蹤影，緊接著，一隻在街上隨處可見的麻雀從吊燈飛了下來，最後落到杰里米的頭頂上。

「啾！出發！」